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## 第一五九回 解迷藥收服牛忠 留紙帖招呼欽使

話說濟公見張允明因連日辛苦要去睡覺，那知牛忠這一回事故，早已曉得清清楚楚，便止住張欽差叫他坐在席上，到得一更向後，外面並無動靜。張欽差心中想道：這位師父倒越過脾氣越大了！當初他只要有酒有菜就可沒事，此時他還要人陪著做些假話，說有什麼先鋒到來已到了半路，不是真做騙娃娃嗎？正然用右手支著半面的頭在那裡想著，忽然一個人走屏後躡著腳輕輕的走到席前，把張欽差推了一推。張欽差把眼一睜，只見那家人就同啞子樣子，用手向後面指指，又用手做了個人的樣子，又做了這人抓著東西的樣子。張欽差好生疑惑，方要開口問個究竟，忽然濟公走出了席說道：「俺的乖乖！你來了嗎？」只見他手望空中招了幾招，接著了三件東西，向張欽差旁邊一放，說了聲「你看」！轉身歪歪斜斜的直奔外面。張欽差把那接下來的東西一看，原來是寸半長、同韭菜葉子樣的三支利劍，那劍上一面有一行小字，上鑲道：「明人不做暗事，此件是我牛忠。」張欽差一聽，曉得是江湖上的一個好漢過來行刺的，情知濟公在此，諒來必無大害，大膽走到外面單看濟公怎樣辦法？是日卻是□月□四二更向後，見一輪明月飛在半空，那天井裡面連穿的顏色衣服，都辨得明明白白，但那行刺的刺客同濟公聖僧，連影子都沒一點。看官，你道這是什麼原故？向例濟公捉這些人色，大率指頭一指，立時就可以叫他不動。這回怎樣連濟公都不看見的呢？只因這牛忠練就這夜行的功與眾不同，他在屋上向不用腳步移動，皆是用指頭一納一躡。他自由玉山動身，不分晝夜，不到兩天就到了平望。揀了一個客棧住下，就去打探張欽差的消息並行轅路程。那知細查點，聽說張欽差還在秦郵河工，不曾回頭，心中好生悶悶。當下吃了些酒，太陽還不曾落他就睡覺，客棧喊他吃晚飯，他也不吃。到了一覺睡醒，已是起更之後，就聽見隔房裡一個客人說道：「老三你明日一早起身就喊我。欽差大人今日傍晚時刻已回了行轅，我明日事情多呢！」牛忠此時一聽，好生歡喜，隨即坐起將衣包打開，換了夜行衣，候著大眾皆關了客房，他由短窗上一躡身就上了對面的屋，連躡帶躡全由房屋上面，逢街過街，逢巷過巷，已到了欽差行轅。前半由頭門直到大堂，連鬼都沒一個，翻過大堂，見那門房裡坐了四五個家人在那裡談心。他也不驚動他們，以為欽差必在上房，一逕就奔了後面到了上房簷口，用嘴銜著刀，做了一個倒捲簾的架落。探頭朝上屋一望，見裡面倒也燈燭輝煌，卻不見張大人在內。他便躡到地下，忽見對上房腰門裡面轉出一個家人，搭眼看見了他，飛步就回。牛忠想道：事不宜遲，有了防備就不得成！一面飛步上屋，一面由豹皮囊裡掏出三支韭菜劍，到了廳屋簷口，一翻身掛下半截。卻見上面坐著一個和尚，下面看見一個背像，旁邊一個家人朝他打手勢子。暗道：這必定就是張欽差。順手把三口韭菜劍對著項下發去。說時遲來時快，劍還不曾飛到，那和尚到了欽差背後，一起手把三口劍皆被他接住。牛忠曉得遇著會手，一拗身指頭向簷瓦上一墊，已飛過三四重屋。就這濟公把劍交張欽差這一轉，及至跑到外面，屋上已乾乾淨淨不見一人。

請問濟公法力雖大，已經倒不見他的影子，那定身法從何用起？濟公所以看不見他，便飛身也上了半空，用那倒踏雲根的法術，朝下面一望，但見一個黑漢，領下一部鋼須，穿了夜行衣，已離了行轅在那民房上一躡三四丈遠。濟公揣他形勢，知他直奔東走，就緊一緊法搶到他的前面，望他跟前一站。牛忠此時正因不曾得手，一肚皮的心事，埋頭望前直躡，突然看見一個和尚迎面落下，就著月色再一細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在張欽差後身接飛劍的。曉得有些不妙，飛步就想逃走，那知和尚一舉手，把一隻耳朵被他揪住，推車不由自主的，拖了飛跑。牛忠並想將那手上的刀砍他幾下，不料真正是個心有餘力不足，兩隻手再也抬不起來，一直就任憑著濟公，逢街過街，逢巷過巷，又回了行轅屋上。此時一眾的親兵都傳集來了，濟公縱步下屋說道：「你們各散，沒有你們一些兒事。」眾親兵只得散開。只見濟公一手揪著那人的耳朵對張欽差道：「你看好好一個小伙子，做出這種事情，可算也同得了瘋病一樣，待俺和尚同他醫一醫罷！」說著，舉起拳頭就在他背後「登」的一下，只見那人嘴一張，吐出一口銀灰色的黏痰，朝張欽差望了一望，忽然望下一跪痛哭不止。濟公此時已丟下手，曉得他心下已經明白，便同欽差走進屋裡，也把他喊進。濟公說道：「你哭的什麼，想情是怕辦罪了？俺和尚做主不辦你罪，你就走罷。」

那人哭道：「小人哭的不是怕罪，正是求大人治罪！小人姓牛名忠，擒獲金兀術的牛鼻，就是小人的義父。小人可算便直忠良過了半世，不料那日在薛家堡吃酒，酒後就有人把小人送到小西天，小人也就不糊塗塗了，幫那逆賊狄元紹調度乾出這樣的勾當，求欽差大人立時將小人正法，以為從逆者戒！」濟公聽說拍手道：「好漢子！」又向張欽差說道：「你怎樣辦理？」張欽差對牛忠道：「我看你這人大是可造，我現今也是用人之際，你可情願跟本欽差從軍嗎？」牛忠道：「如蒙大人收錄，牛忠當肝腦塗地！」張欽差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在此候委用罷了。」隨即就喊過一個聽差的人，叫他「檢套行李，安排牛將爺一個去處」。牛忠忙磕了一個頭退下。到了次日，張欽差還未起身，將要披衣，忽見鋪上二指寬一個紙條子，上寫了個「明日會」三個字。張欽差一看，以為總是親隨拓筆字紙，並不□分留意，及到起身出外，牛忠已上前請了一個早安。張欽差細細把他一看，知道是一員虎將，不覺心中大喜。再一查點濟公，聽差的道：「一早出門，已不知何處去了。」張欽差再一細想，暗道：那「明日會」三個字，怕的就是他寫的，大約他過江已會馬家師弟、周家弟兄去了。張欽差見此時沒甚事件，便將河工各事拜本到京。

方將各事理畢，只聽外面聽差的進來報道：「廣陵四營官，已將兵馬帶來，現在轅門稟見報到。」張欽差把手本一看，只見一個是提督銜廣陵營泰州總鎮劉振玉，一個是記名提督欽點武探花及第廣陵瓜洲營總鎮陸殿邦，一個是實缺狼山營參將降補廣陵營游府史公威，一個是總兵銜廣陵營守備東高。張欽差看完，吩咐一聲傳見，只見一個個頂盔貫甲掛著腰刀，見了欽差均行過禮，兩邊看茶坐下。張欽差便問：「諸位可曾臨過大敵？」各人隨從身邊拿出一個履歷來呈上。張欽差看了一看，見各人皆還有些軍功，便說道：「此回雖係征的土寇，但那狄逆妖術多端，各位務要膽大心細，代國家盡力。你們兵馬已准楊提督的札子都調來了嗎？」四個營官回道：「皆已到齊。」張欽差道：「你們且就關帝廟駐紮，加意約束營兵，不許擾害百姓，候明日楊提督到來，再為派隊開差！」大眾唯唯告辭退出，各人自去安營。

話分兩頭。且言馬家師弟、周家弟兄因濟公聖僧約定□五日再會，到了□四晚間，大眾酒後，因馬如飛的住處靠近江口，濟公過了江，諒情必先至他處。周家弟兄就旨在馬如飛這裡過行，他們也不睡覺，輸贏是以酒消夜。到了天亮，各人梳沐已畢，就到後園裡打兩拳活動血脈。周家弟兄又順便教教江標、馮志堅的硬功，馬如飛又順便教教周家弟兄的軟功，直到太陽已下了屋，仍不見濟公來到。各人吃了早飯，仍然坐在馬如飛這裡呆守，只聽外面忽然的鼓聲號聲「嗚兒嗚」「冬兒冬」就同過兵樣。這幾位星宿除掉吃酒，本向來是個尖屁股坐不住，今日坐在一起等人，實在焦心不過，聽說過兵，便一陣風似的皆奔江口而去。畢竟不知江口可是過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